

形骸如糞土既去矣安足惜妻信僧言泣而
焚之明日而周回則已無形體可生矣空中
咄咄責其妻而去異日僧復來妻以前事告

之僧曰吾適方聞訃故來前日未嘗至乃悟
魔所化也其家復置罔影像於僧舍日輪一
行者奉香火必於地得四錢又留醋一甕至
久不敗

劉大頭

校尉齊諲秦人也宋哲宗紹聖中赴調
京師過洛中時盛寒匂者卧道側諲惻然問
之探匂中得錢三百文盡以畀之匂者初不
謝旣行數十步始於馬後追呼云荷官人仁
惠濟此餘生官人他日到京城頤訪竹冊卷
劉大頭家諲許之到京已忘前語一日詣親
故過小巷問左右云此竹冊卷也諲乃憶匂
者之言扣門呼劉大頭者三大頭出迎曰官
人信士乃肯訪此匂老揖坐小軒中呼其妻
出迎拜曰我前日不遇官人且爲餓殍亟命
具酒盤中惟貯大桃數枚酒三行諲辭退匂
者曰貧賤無以爲意願獻此桃而已諲袖之

以歸及至所居覺漸重不能勝取視皆真金
也復往則其室虛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二 翱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遵一編修

劉混康

劉混康字志通晉陵人其上世皆不仕母朱
氏於宋仁宗景祐二年十二月二日茅君下
降之夕夢一羽士入其室覺而生混康年十
三依本郡太和觀道士湯含象受業嘉祐五
年試經爲道士脫落世故日閑道書於洞經

妙旨獨心得之患世無明師乃散髮登壇以
天爲宗已而聞三茅道士毛泰柔偏得觀妙
朱君之道遂往依焉毛一見而奇之悉授以
大洞經錄乃結庵於積金峯居一日有羽人
同造其廬指庵之東隅謂之曰汝即此居抱
神守中德惠及人當無愧於前人矣又顧混
康頰間曰此無作之地道之所尚非可以有
疵也以手捫之明日癢滅混康由是勤行利
人遠近宗仰哲宗時召至京師賜所居庵爲
元符觀徽宗即位召赴闕_{皇朝通鑑紀事云}
_{神宗所最重故上禮信之}崇寧二年乞歸山七月有旨用
_{混康有節行頗爲}
_{故上禮信之}神宗所最重崇寧二年乞歸山七月有旨用
觀妙先生朱自英奏草九老仙都君即文殊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五賜之仍賜號葆真觀妙先生五年七月加號葆真觀妙沖和先生大觀二年四月同泰州道士徐神翁天師張虛靜一時復會上清儲祥宮各賜道院以居未幾羽解五月特賜太中大夫始末優異備載璽碑

王筌

王筌字子真鳳翔陽平人其父登科兄弟皆爲進士筌獨閑居樂道一日郊行憩瓜圃間野婦從乞瓜乳尋於腹筌知非常人問其姓曰吾簫三娘也筌取瓜置諸橐以遺之婦就食輒其餘曰爾可嘗半筌接取而食無難色婦曰可教矣神仙海蟾子今居此當度後學吾明日拔汝往見及見海蟾海蟾曰汝以夙契得遇我命長跪傳至道授丹訣戒以積功累行遂還家白母遣妻歸周游名山一時大臣薦其賢賜封沖虛處士宋哲宗元符三年再游茅山先是中峯石洞忽開真詰所謂華陽洞天便門者也一閉千歲矣又甘露荐降道士劉混康曰必有異人既而筌乃來受上清錄是夕仙樂聞于空浮之上留踰歲晝夢

二夫人與黃衣使者數百乘擁白虎來迎跨虎而行登危躋險由中峯入石洞向所開便門顧視左右金庭玉堂兩青衣童子入通見茅君再拜謁君問勞甚厚白帝已勅汝華陽洞天司命府丞因賜金勅以遷及宿別混康曰吾數精盡且有所授從此逝矣下投道人葛冲曰敢以死累公預言八月十七日當解化及期具衣冠端坐而逝時徽宗建中靖國歲春秋六十一

徐守信

○ 神翁徐守信海陵人也爲天慶觀僕役服辟衣曳繩屨或時跣足而行終日無爲惟執筆洒掃且誦度人經不絕口有遺士徐元吉他方來病癩甚惡衆厭惡之斥居觀後茅廬中神翁獨駐事之元吉已而死神翁丐錢爲歛瘞既歸茅廬三日出而佯狂稍稍有異事人神之因稱爲神翁始知得道於癩道士也觀中或絕食神翁曰吾當爲汝求之即入殿上卧久而出語眾道士曰至矣頃之負米

○ 張潤子
床盃闌其亡方發闌而入則見神翁正色坐床上盛懼而走自是四方多來問火異呂惠卿吉甫除喪赴闋枉道過神翁神翁驚奔吉甫追之神翁顧謂曰善守善守吉甫拜而去旣還朝儀以事默知單州蔣之奇穎叔主發運江淮議鑿漕渠而憂有石不可跡導疑未決以訪神翁神翁望其來道諭之曰開即開何許人也穎叔嘆服曰異人也漕渠遂果開宋哲宗不豫遣哲甫降香至神翁書符吉甫以進未幾徽宗嗣位崇寧初召之不肯往強與至東都復不可留乃禮歸之即海陵爲建仙源萬壽宮使居焉大觀末戶解去

張潤子

○ 張潤子不知何許人也往來嵩高山中常爲役於諸道士精舍而不肯受其一錢蹠屨而衣楮寒暑不易也每語人曰人身要滋潤人不領其旨但呼爲潤子或叩其言則復譆亂其辭不可詰世傳其詩曰溟涬深藏大道根禍形存忘默然昏霏霏兩洒崑崙路浩浩轟淥海門日月氣交金鼎暖乾坤又動玉爐

溫須將此理生前煉莫學凡夫死後論久之
去備於鄭州之新鄭李氏宋徽宗崇寧三年
辭李氏留頌曰學勤于初成之有餘一身常

潤百海不枯道隱元冥餕食鴉居精成功卑
復我清都是日語其徒曰玉皇有詔吾昇天

潤字矣須之舍東南巨槐上有五色雲天樂之音
潤子乘雲而去

王吉

王吉單州老兵也盛夏常坐卧烈日中隆冬

沒溪水惟見其首邦人多稱其有道宋徽宗
崇寧初萬俟詠從其父爲單州太守吉時過
虛虛延之書館飲以酒酒竟吉輒取案上筆
書精方用藥繞一二以治奇疾無不愈者虛
方少年未之重率隨手棄之一日吉來語虛

曰貴人頻以酒食害脾胃遂致恙吾以按摩

劉益

法授君然慎無漏吾言已而忽告虛曰吾將
去矣翌日而化或爲瘞之居數月有見於傍
郡者歸發瘞惟所躡惟存焉虛自是年垂七
十頗如桃花益能加餐每剝飲至夜分而用
其所授之法有驗虛始悔恨少時不能知其

異人求學其所以長生久視者虛所受雖其
兄亦不得傳兄參知政事也

祝大伯

祝大伯不知何許人也嘗爲備於信州貴溪
桂安時家大伯外若椎頭者而服役唯謹一

魏二翁

求還山常止於華嚴川浮屠精舍宣和末告
其徒曰山川草木何腥膻之甚耶吾惡之遂
戶解去將葬體如蛇而已而戎難作其徒始
異其言

魏二翁

日忽自外來舉止異常且曰邇有道人以藥
之欲以爲客大伯辭曰吾富爲人傭歲滿乃
去爾久之當宋徽宗大觀三年忽告安時曰
暴烈日中冬偃冰上然爲備如故桂氏稍重
去此十餘里白花岩有人召我主翁能俱往
平安時即從之未至已聞管絃之音形雲郁
然覆山安時方愕眙而大伯辭去言未卒已
不見

劉益

劉益京兆藍田人也隱居于華嚴川六十年
膚如玉面有壯容飲酒數斗不亂上下峻坂
若履夷途宋宣和初京兆以聞徽宗遣使召
之方秋劇雨泥淖沒踝益徒步而使者騎不
能及既至東都徽宗禮之厚然非所樂也力

路非難宣和初忽尸解去鄉人爲斂葬之舉
棺若空還啓視之惟有藏頭詩云火田心主
須防慎行方成後世傳守次離爲要妙趙名
利作憂前程若識丹霞法路應歸紫府仙

王老志

先生姓王名老志濮州之臨泉人也嘗遇鍾
離真人授內丹要訣以道術知名沂州有公
吏欲求事左右寄所親致意先生答之詩曰
多年退罷老公人手種亲麻數百根蓋是筆
頭授然得一枝枝上有冤魂竟拒不見濮有
士人饒口欲以語窮之往造焉其居四面環
以高墉但開狗竇出入土人謂之方談
躋如雲忽見地有旋渦處俄已盈數尺中有
鱗甲如斗大先生謂士人曰子亟歸稍緩必
致奇禍士人遽出行未五里雷電雨雹倏起
馬蹄局不行乃入土室避之望生生瘡瘍百
拜乞命僅得免宋徽宗政和三年九月詔州
縣敦遣至京師賜號洞微先生四年正月加
號觀妙明真洞微先生雖掉頭碌碌然
時出危言諷天子一日徽宗召之入禁裏顯

肅皇后在坐先生卒然出幅紙曰陛下他日
與中宮皆有難臣行死不及見矣臣有乾坤
鑑法可以厭禳然尤當修德始可回天意請
如臣法鑄乾坤鑑各以五色流蘇垂寢於寢
殿臣死後當時坐鑑下記憶臣語日做一日
思所以消變於未形者上竦受其說有詔定
工鑄成進御而先生歸濮解化_{皇朝通鑑}
年十月卒宋魏妙明真洞微先生王老志卒
地名生花錦靖康時方之禍二官每寶持之且
謂之地_{正議大夫宣和錄云先生所居}
嘆其先識納君於正道也

李思廣

李思廣字景淵廬陵之吉水人也幼歲隸業
間明觀後第經受冠褐志操特異每放意山
水間得錢即易酒或獨飲于市年逾七十容
貌不衰少與人言不知其何修證也宋徽宗
時及明年南蠻毀障候深入蜀以下皆得罪
宋徽宗宣和初詔求異人部刺史以名聞詔
乘傳至東都二郎曰時方如是我尚何爲哉
部使者強之不得已遂就道既至徽宗訪以
所學不對因賜錢十萬還歸二郎復還蜀乎
居不食惟時飲酒與成都諸生馬倩飲闌中
飲已二郎舉袂若有所招者頃之錢出於袂
盈凡上而去會其數則與酒直相當也見病
者則取木枝尺許爐之置病處尋取擲于地
踐之或又棄之病者輒愈或苦目眊二郎曰
中次晨起視則已化去形體溫然若生香滿

一室復聞千外遠報所親殮葬後園月餘有
客自衡嶽來者云途中邂逅景淵樵亦熟識
見衣冠如故寄書謝酒姬及親族後聚衆發
冢開棺不見其尸唯存絳繫竹杖而已

榮陽

榮陽東平人也常鬻墨於市人稱之爲二郎
其後遊蜀至尤縣與郡從事登越王樓夜有
屋瓦墮二郎曰一敗鬼爲之爾從事以問守
卒云日者緣修樓時有醉人墮敗而死從事
大驚二郎俄謂太守趙某曰宜亟去不然禍
將及明年南蠻毀障候深入蜀以下皆得罪
宋徽宗宣和初詔求異人部刺史以名聞詔
乘傳至東都二郎曰時方如是我尚何爲哉
部使者強之不得已遂就道既至徽宗訪以
所學不對因賜錢十萬還歸二郎復還蜀乎
居不食惟時飲酒與成都諸生馬倩飲闌中
飲已二郎舉袂若有所招者頃之錢出於袂
盈凡上而去會其數則與酒直相當也見病
者則取木枝尺許爐之置病處尋取擲于地
踐之或又棄之病者輒愈或苦目眊二郎曰
中次晨起視則已化去形體溫然若生香滿

吾分汝以目光即張目令眊者視之二郎目尤注射殆不能視其眊亦滅一日攜郎子成墨過劉長源父所長源父調之則爛爛成金矣長源云見二郎四十年有壯色未嘗衰多言隋唐五代事或曰二郎蓋善移精變氣之術高宗紹興中榮疑以提舉茶馬入蜀云二郎其曾祖父也蓋其先五世曰謹者轉漕益都二郎從之當時殆百數十歲居青城山小麻溪於紹興間化去

雍廣莫

戶徑入曰值暮至此與公同其室可乎秀才方踞火坐顧曰唯唯良久忽言曰公曾讀唐書否某愴曰某雖寡學寧鄙陋至是又笑曰記牛僧儒傳否某以其言無序怒不答秀才曰吾言非他公乃僧儒後身前生爲武昌節度使緣未盡今生當再往異時官祿多在彼土矣某亦異之疑爲相師問其姓字徐對曰公知有雍孝聞者乎吾是也自崇寧之初殿廷駁放浪迹山林偶有所遇爾叩其術不肯言終夕相對論大道而已至曉別去不復再見蜀人皆言其已死適睹道人之貌蓋雍君也豐采與四十年前不異真得道者也坐客莫不驚嘆汪再漕湖北又守郢州爲總領累年皆在武昌木生名廣莫往來河河間見人惟談文墨殊不及他事無有知其爲異人者沈潛字道源亦識之云政和中以道士說法謂諸客曰徽宗崇寧五年初登第得宣州教

皇甫渙

作黃冠在京東太乙宮受業舉止狀義而不明宋徽宗政和初朝廷興道學先生向化次年試辟雍作應聖覽程文賜金燈郎不就乞換自在公憑野裝游歷尋訪於西洛遇至人馮野人得其道要後遊南嶽棲凌壁臺舍真觀思真未幾詔赴閩居太一宮高士寮後乞還山居汝水而坐亡

荀香道人

宋徽宗政和末林靈素開講於寶鍊宮道俗會者數千人皆擎跽致敬獨一道人瞋目在前立林訝其不拜叱曰汝有何能答曰無所能林曰既無所能何以在此復答曰君無所不能亦何以在此徽宗時在幕中聽寫異之宣問實有何能對曰臣能生養萬物即命下道院取可以布種者得荀香一掬以付之俾二衛卒監視種於艮獄之趾仍護宿於院中及三鼓失所在明日視荀香蔚然成叢

鄒葆光

鄒葆光少隸羅浮山冲虛觀道士籍宋徽宗宣和中名聞九重召至凝神殿試以道術有一秀才已先居之日甚暮不可前不得已推授以冬月單騎之官投宿小村邸惟有一室

七道士從之後不見上問爲誰葆光對曰臣居山習劍術此七人者古松也上異之拜金壇郎

龔元正

龔元正字端本武陵人家貧好學帶經而鋤後去爲道士天性淳慤向道精專荆建新宮大殿巍樓傑閣廣廈重廊金碧輝映手植松杉數十萬株宮成賜額萬壽賜號沖遠大師住持四十年未嘗背棄一食一日召其徒曰不出五日吾逝矣四日端坐誦老子道德經達明儼然而化時宋徽宗宣和年

沈若濟

沈若濟臨安人結庵茅山以施藥爲務宋徽宗宣和間蒙召對賜封洞元先生嘗指華陽洞之東隙地曰死必葬我於是其徒以地勢汙下爲言不聽高宗紹興十五年解化其徒奉治命掘地六尺許得石板大書六字曰沈公瘞効于此觀者異焉

張淡

衢州人徐逢原居郡之峽山少年時好與方

外人處有張淡道人過之留館其門巾服蕭然惟著青布夾道衣中無所有雖盛冬不益也每月夕則攜鐵笛入山間吹之徹晚乃止達原學易嘗閉戶探大術數不得其法張陽室呼之曰一秀才此非君所解明日當語子

明日授以軌跡等步之術凡人生死日時與什器草木禽畜成壞壽夭皆坐因持以驗之不少差最好飲酒時時入市竟日必酣醉而返而囊無一錢人皆云能點良以自給達原欲測其量召善飲者四人更迭與飲自朝至暮皆大醉張元自如夜入室中外人望見其

倒壁下以足掛壁散髮垂瓦盆內酒從髮際

張拱

倒壁下以足掛壁散髮垂瓦盆內酒從髮際滴瀝而出達原之祖德誼年七十餘矣張曰十八翁明年五月有大厄速用我法禳禳可復延十歲徐氏不信以爲道人善以言相恐勿聽也語纏出口張已知之即捨去入城中羅漢寺明年五月德誼病達原始請之不肯答曰汝無詰吾所從來正欲見汝耳拱意此妄人京師固多其比擲一錢與之麾使去笑曰吾無求於人以汝有道貨故來誨汝何相

以牛與頭陀而令買火麻四十九斤紐爲大索燭之曰吾將死死時勿棺殮只以索從肩至足通繩之掘寺後空地爲塋埋我過七日輒一發視頭陀謹奉戒既死七日發其穴面色如渥丹至四十九日凡七發但餘麻索在并敗復一雙戶不見矣達原嘗贈之詩曰鐵笛愛火風月夜夾衣能禦雪霜天伊予試問行年看笑指松筠未是堅張以匹綃大書之筆跡甚偉又以匹綃書煉汞法授達原達原死鄉人多求所書法其子夢良不欲泄舉而焚之

拒之甚邪拱悟取冠巾而出與之語及仙家事理致精微聞所未聞於是始愧悔曰拱鄙人眼凡空惑仙君幸見臨願終教之道士曰汝何求曰家貧餅粥不繼儻使不食可飽俗上願也俄而鬻菜者來道士取先所櫛視錢買之得七枚顧謂拱曰神仙以辟穀爲不然却粒則無津潤無津潤則不漏由此亦可入道張子房諸人乃以丹藥療飢固已迂矣汝欲得此道自此不淫色可乎人能不淫俗念自息俗念既息則仙才也乃取七棗熟視食亦無禁復欲不食則如初但汝有老母妻子未可相從然既啞七棗當應七夢豫爲汝言汝事親既終婚嫁既畢已能不食復又何求宜脫身諸名山於懸絕處尋石穴深廣有容者自累石塞門一念不起坐卧行立於其間自有佳趣僅及半紀則汝之身如蟬出殼逍遙乎六合之外矣過此非今日可語汝也言竟攝衣而起拱固留之不可起出門無所見拱乃知其非常人悵然有所失者累月聞

飲食艱嘔遂不食踰二年冀滿俱絕神氣明爽步趨輕利每自試其力從旦至暮緣京城外郭可匝者五反蓋數百里也前後得七夢如道士言不少差母病痔二十年衆藥不驗謾以七棗餘核進之一夕而愈拱既不御內視其妻如路人妻郭氏性剛果忿恚而卒家

人益憂疑之逼而餽之食食逆而吐前後或食或不食朋友疑其詐者局諸室試之不以爲苦人或召醫則攜藥而往至則登病者之席坐于旁雖逾旬涉月杯水粒無所需嘉飲好作詩行年六十而顏色如壯者後其母歿不知所終李方叔作傳

李笈

濟南李笈字定國寓臨安軍營中以聚學自給暇則縱遊湖山嘗詣淨慈寺過長橋於竹徑迷路見青衣道人林下斬筆笈揖之道人問所往曰將往淨慈瞻禮五百羅漢道人曰未須去且來同食燒笋食之甚美俄風雨晦冥失道人所在笈惶懼伏林間少頃雨止尋徑而出至寺門下覺身輕神逸行步如飛泊

歸舍不復飲食其從兄莫字大猷爲諸王宮教授將之任遣僕致書見其顏如桃紅且能辟穀以語大猷及大猷至則已去云游茅山矣後又聞入蜀隱青城山大猷爲梓路提刑使人至肩訪所在肩守復書報數年前已

輕舉乘雲而去今惟繪像存

蔣風子

蔣風子者本邵陽之居民賦性愚直言無忌憚人事不入或有小疵不拘貴賤面而伸之周遊南嶺見申嶺陟峻出意修之亦不知其宿食之所忽日有樵者頂青巾負薪而拾之曰千辛萬苦而食用不給與子一粒藥石之力可陪矣自此但飲水而已杉盡棄寒暑不問衆稱之曰風子周游湖湘常便卧衢路雖勢位不能屈毒藥不能加虎狼無所犯獨行自語人莫之測

莫道人

莫道人者容州人居石峒入山不知其幾年間之亦自不言歲數山下父老或有八九十歲者言自小年已見其豐姿今其容貌鬚鬢

不異於昔精力甚健登山如飛遇飲而飲遇食而食或辟穀數日不避寒暑蕭然一庵傍無侍者常夜坐於飛雲頂石巖間有虎侍傍不叱遣之連旦乃去貴宦遊山求見之多不遇遺之詩者不一宋理宗末年猶在

著述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二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三

譜十

淳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林靈蘊

先生姓林本名靈蘊字通叟溫州永嘉人也家業寒微其母夜歸覺紅雲覆身因而有孕

懷胎二十四月一夕夢日光入室有神人衣綠袍玉帶眼出日光執筆告曰來日借此居也翌日陰雲四合霹靂三聲先生即降誕金光滿室相貌殊倫長五歲不語時五月五日風雨大作有道士頂青玉冠衣霞衣不告而入見先生喜曰久不相覩特來上謁相顧撫掌大笑出門追之不及自此能言出語有據

不雜兒戲七歲讀書粗能作詩日記萬字蘇東坡軾來見以曆日與讀一覽了無遺誤東坡驚異曰子聰明過我富貴可立待先生笑而答曰我之志則異於先生矣東坡云子當如何先生曰生封侯死立廟未為貴也封侯虛名廟食不離下鬼願作神仙子之志也先生年將三十博通儒道經典志慕清虛語論孤高迥脫塵俗初先生遊西洛遇一道人姓

趙交游數載忽一日道人云我大數將至與子暫別後事望子主之七日果死乃在客舍先生竟爲沐浴安葬遺下青錢二十五貫蓋其數用不餘不閑及遺衣囊中有書三冊細字如珠間有天篆人莫能識分爲十九篇盛以絳紗題云付與林某冊上題曰神霄天壇玉書皆有神仙變化法言興雲致雨符呪驅遣下鬼役使萬靈冊尾有支使二十五貫錢數逐項皆合先生自受其玉書豁然神悟察見鬼神誦呪書符策役雷電追攝邪魔與人禁治疾苦立見功驗驅瘟伐廟無施不靈先生次年至岳陽酒肆復見趙道人云子乃漢天師弟子趙昇也向者所授五雷玉書謹而行之不可輕泄即日爲神霄教主雷霆大判官東華帝君有難力當救之崇寧五年中秋夜徽宗皇帝夢遊神霄府赴玉帝所召乘車輦侍衛森列騰空而上遙望金闕門仙官玉童金甲力士備守之次見一人星冠法服執圭前引帝入闕門上有朱牌金字曰神霄玉闕之門次向西有一門殿上牌曰碧霞之殿